

原道

第十三辑

主编 陈明 朱汉民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原道

第十三辑

主 编

陈 明 朱汉民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道. 第十三辑/陈明, 朱汉民主编. —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7. 9

ISBN 978-7-81119-162-2

I. 原… II. ①陈… ②朱… III. 传统文化—中国—文集
IV. G122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1301 号

原道(第十三辑)

YUAN DAO

陈 明 朱汉民主编

责任编辑 于胭梅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

邮 编 100037

电 话 68418523(总编室) 68982468(发行部)

网 址 cnuph.com.cn

E-mail master@cnuph.com.cn

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7.5

字 数 273 千

定 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主 编	陈 明	朱汉民			
顾 问	李泽厚	庞 朴	韦政通	杜维明	
	余敦康	李学勤	牟钟鉴	陈 来	
学术委员	郭齐勇	李明辉	蒋 庆	赵汀阳	
	盛 洪	廖明春	郑家栋	林安梧	
	任剑涛	邓小军	黄玉顺	卢国龙	
	张新民	东方朔	韩 星	刘乐贤	
	温 厉	于述胜	高全喜	陈 鹏	
	朱汉民	干春松	唐文明	陈 明	
编辑成员	耿 硕	王心竹	陈壁生	周 瑾	(常务)

本 辑 作 者

- 李 俊 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
- 陈 明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，哲学博士
- 陈壁生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
- 庞 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
- 陈 勇 美国范德堡大学东亚系讲师，该校宗教学博士
- 刘正平 杭州师范学院综合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文学博士
- 孙圣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，哲学博士
- 罗伯特·贝拉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与比较研究福村讲座教授
- 李泽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
-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
- 任 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
- 田广清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
- 曾海军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
- 周 枫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系副教授，哲学博士
- 董慕达 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学系博士候选人
- 尤西林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
- 袁尚华 香港东方人文学院教授

目 录

热点访谈

- 我读《论语》是自娱自乐——《新京报》李零访谈记者(张弘) (3)
- 他是一条丧家狗：李零读孔子——《南方周末》李零访谈记者(石岩) (7)
- 心平气和看孔子——试评李零《丧家狗——我读论语》(李俊) (15)
- 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：我读李零《丧家狗：我读“论语”》(陈明) (38)
- 他是要颠覆儒家文化的意义系统：
 陈明谈李零(《南都周刊》访谈(陈建利)) (44)
- 孔子的双重符号化——评《丧家狗》及其争论(陈壁生) (51)

儒教及宗教对话

- 重建儒教：情怀、态度与可行性——庞朴先生访谈录 (59)
- 公民宗教论综述(陈勇) (77)
- 作为国家宗教的宗法性传统宗教——关于“儒教”争鸣问题的
 可能解决之道(刘正平) (90)
- “絮矩之道”：超越“文明冲突”之路(孙圣河) (108)
- 美国的公民宗教(罗伯特·贝拉 陈勇译) (123)

学术、思想与评论

- 论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(李泽厚) (145)
- 原始宗教的演进与儒学理念的形(陈明) (158)
- 殷神的谱系——殷商宗教中的神灵世界与信仰精神(赵法生) (169)
- 宽猛相济之道——孔子政治图景中的法治与德治(任珏) (184)
- 从“礼”和“礼治”，看儒家秩序设计中的制度性资源——政治学和

公共管理学的视阈(田广清)	(192)
教化与权力,或者天下观念与民族国家(曾海军)	(205)
自由主义的道德处境(周枫)	(220)

古典新论

情感与思维的位置:论古文献中的“肝情”(董慕达)	(23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天下儒学

原始儒学团契传统与法住人文活动(尤西林)	(251)
当代儒学的转向:从知识向生命回归——简介霍韬晦先生对当代 儒学发展的贡献(袁尚华)	(255)
编后	(270)

热点访谈



我读《论语》是自娱自乐

——《新京报》李零访谈

记者 张弘

在全民读《论语》的一片热潮中，李零悄悄地推出了他读《论语》的著作：《丧家狗——我读论语》。李零说：孔子不是圣，只是人。不仅如此，李零还说：孔子是个丧家狗。此语一出，引起轩然大波。

新京报：多数人看重的是你在考据上下的工夫，你怎么看？

李零：他们太抬举我。这完全是误会。有人宁愿承认我在文献上做了一点工作，也不愿承认我在文化批评上的价值。现在读《论语》，很多人对书不感兴趣，关心的只是崇圣。他们读我的书，只是凭嗅觉读，书本身不读，也读不下去。他们说，你讲的孔子是前面的孔子，我们关心的是后面的孔子。所谓后面的孔子，就是我说的死孔子，假孔子，宋明理学的人造孔子。他们叫阐释学。你不讲程朱陆王，全是白搭。其实我要拆的就是这座庙。书里有不少笔墨，就是花在澄清他们的曲解上。

当然，好的意见我也吸收，四书类的注解，我引了不少。有人说，你没讲这个，没讲那个，那我没讲的可太多了。我压根儿就没打算把宋代思想史塞在这本书里（相反，主要就是清除他们的干扰）。我这本小书，没有那么大的承载。还有

人，根本不就书论书，专拿我这个人说事，品头论足，说我受了什么什么刺激，好像对我多了解，跟我亲爹似的。读着难受就说读着难受，兜那么大圈子干吗？宋代思想史，这不是我的研究范围。

我只是告诉你，我凭文献本身判断，包括出土材料，宋学得出的印象，很多都有问题。

新京报：是否可以说，这本书有正本清源的效果？

李零：我不敢说正本清源。我就自己读，自娱自乐。

新京报：相对而言，我更关心书里面“理论联系实际”的内容，但这比较容易授人口实。你怎么看？

李零：我特别反对影射史学，也从不考虑“理论联系实际”。我说这本书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另一个知识分子对话，当然是时空遥隔。《论语》本来就不是写给大众读的，他要学生当古代的真君子，那是老牌的贵族，大众学不了。读书，下附议论，自古就有这种写法。我只不过是从他们师生，想点我身边人心同理的事情，不是简单的比附，就像人类学家调查一个文化，你不能拿它当真正的古代，但它可以帮助你了解古代。我觉得，这并不犯规。现在的孔子研究，妄议古今，任意造假，可以美其名曰阐释学，我比一下，怎么就不行？当然有人说了，“你太随意”，一下就跳到现在，但我讲我的体会，没有把它强加在《论语》原文里。我读《论语》，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分寸和差异。对于孔子，我很强调，要从当时的环境理解他。

新京报：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里面专门讲到，赵普说过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，有人甚至提出，只要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一句即可治天下，你认为呢？

李零：赵普的话是传说，根本不可信。

新京报：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，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这样是好的，那样是善的，道德标准很高，我们要做到非常困难，甚至孔子说的话，他自己也做不到。有人说，标准是好的，只是你没有做到，问题在你这里。但这个解释还是比较牵强，人有时候可能会做一点不那么正大光明的事，在现实中有一些妥协，但如果说大部分人没有趋善之心又很难让人信服。那么，究竟应当怎样学《论语》？

李零：绝大多数人学《论语》都是要学以致用，那就是学道德。学道德，你不能反对。他说要学好，你不能说学坏。问题是，道德很抽象。

抽象的东西，什么地方都能安，很好，但也最没用。我在“文革”中有过体会，当时号召人民群众学什么？学哲学。哲学比较抽象，解释的余地特别大。他要安一个灯泡，说是用哲学安灯泡，你不能说不对，但干吗非得用哲学来安灯泡？人民群众很容易被这种东西糊弄。

还有就是学道德。勇为什么勇？全都抽掉，教你学好有什么错？可是它也最没法学。为什么常常不能学？就在于前提不知道。比如说，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”，很好，可是你要抵抗什么？不知道，为什么抵抗？也不知道，怎么学？

我还有一个体会，也是那阵儿的体会：越没道德，才越讲道德。《论语》里有一个例子，孔子讲了“四勿”，即“非礼勿视”那一套。同样的故事，上博楚简也有。上博楚简的故事不一样。颜回听了老师的话，只好躲在屋子里不出来。他说，老师讲的，我不能不照着办，但我一出门就会犯错误，怎么办？只好躲起来。颜回是孔门德行最高的弟子，尚且如此。孔子夸颜回最多，颜回最难学，我们都不知道从哪儿学，学什么。喝点凉水谁不会？但真学颜回，很难。谁都说安贫乐道好，但谁也不安贫乐道。原因很简单，道德很抽象，但在现实中，任何道德都要受各种实际条件的限制。还有一些，根本没法学，像《乡党》里讲的，他说的一套吃喝穿戴到哪儿去找？

新京报：我和一位比较欣赏王小波的朋友认为，你算得上是学界王小波，还有一些人认为你与王朔很像，你如何看待这种评论？

李零：我和王小波从未谋面，但是我跟王小波的太太比较熟。王小波的作品我没都看，他的作品，倒没有给我太多的刺激感。他比较强调常识，反对违背常识的东西。这跟我没有多大关系。人家可以批评我，说我讲话啰嗦、重复，因为我想讲一点我比较困惑的问题，我不爱说“小葱拌豆腐”的真理。我缺乏他的明快性。他的文学作品，我只看过一点，觉得还不错。我的感觉是，我没有从他的东西获得什么灵感。共同点倒是非常简单，我们都是在北京长大的。我的京腔，有人觉得太多，我没觉得太多。不像王朔把特胡同的话，特痞的话，全都搁纸上。我只是觉得，方言有点方便，有时比较传神，如此而已。我认为，我手写我口，比较顺。

我和王朔，倒是见过一面，他人挺客气。王朔的作品，我读的比较多，觉得他人很聪明，语言也很考究，在语言上，有些东西应该向他学

习。过去，有个民间组织，叫国学研究所，我参加过，全是当今各大学的腕儿，早就散了。当年，他们凑一块儿，经常骂王朔。这里面，有亲缘认定。谁欣赏王朔，就有被开除出知识界的危险。我正好相反，我认为，王朔比很多知识分子聪明，语言也比很多知识分子考究，很多知识分子，不会说人话，本来会说，也故意不说，语言很干瘪，没智慧。对他，不但知识分子不认同，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认同。我曾经思考过，像王朔或李敖这些人，喜欢骂倒一切，因为骂倒一切，所以自己给自己设计了表演风格。你要想骂倒一切，就得保持风格的一致：要不自吹自擂，要不自嘲自讽。王朔是自嘲自讽，把自己踩在最不堪的地位，然后再放开大骂，爱谁谁。他们还是满有表演智慧的。我作为一个读者，尽量想到别人的长处，但是我未必认同。比如我读《论语》，有一条很喜欢。孔子是“海人不倦”，不是“毁人不倦”。如果我批评或者讽刺什么，多半只是泛泛的批评，不是骂某人。

我觉得，我跟他们都不一样。他们是名人，我不是，也不想是。

他是一条丧家狗：李零读孔子

——《南方周末》李零访谈

记者 石岩

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的时候，李零极力在自己的作品和当下的“论语热”、“孔子热”之间划清界限：“我写书，主张通俗化，但是我也反对庸俗化。人民群众也不能惯着，大众的兴奋点很多也是弱点。他们喜欢那些科学管不了的东西、神秘兮兮的东西、测不准的东西、极其实用的东西。卖假药的，专在治不好的病上做文章，原因就是，患者跑过医院，治不好，病笃乱投医，急着买他们的药。我写书，是想帮大家把不明白的地方搞明白。我自己也搞不明白，就说我没答案。”

南方周末：在开课讲《论语》之前，您系统读过这本书吗？每次有什么心得？

李零：中学就读。1990年代整竹简也读，但经常读不下去，因为这本书特别乱。我不是搞竹简研究吗？1990年代出土的东西，很多都是儒籍，不读怎么行？我得掉过头来，重新补课，到这里面找东西。讲课，我得先读书，写讲义，一边讲，一边改，光写这本书，前后就花了四五年。虽然，比起《兵以诈立》，时间少了点，还是很有心得。《孙子兵法》我讲过20年。研究时间更长，至少30年。我说，这是读书笔记，还是个毛坯，比起《兵以诈立》的准备时间，它是短了点，

但绝不是一年就能写出，我也没想跟谁比赛，急着往外掏，中华的朋友最清楚。这书难读，所以我才提出，要打乱了读，并且整了本附录。我写讲义，记下心得，讲过之后，要回过头来一遍遍核对。改这本书，最重要的是互相照应，看看各处有什么矛盾没有，工作量很大。它篇幅大，等于《老子》《孙子》《周易》加起来的篇幅，容易顾此失彼。

南方周末：我们花很大力气读一本书，总希望其中有思维的乐趣、精彩的叙事、深刻的道理，让我们知道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，可是我看您在后记里总结的孔子留给我们的三个文化遗产：以人文学术为主的古典教育；“学而优则仕”——重当官，轻产业；忠孝——重道德，轻宗教。这三条，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见到。

李零：我所总结的东西，有些可能是大家早就谈过多少遍的东西，但大家遗忘和忽略的东西，仍有必要重提，因为胡扯的东西太多了。更何况，我还有我的新意，您没注意到吗？

一是我讲圣人这部分，通过《论语》的话，我想说明，孔子并不承认他是圣人，我们要尊重。孔子成为圣人，是子贡、宰予、有若伙同孔子的晚期弟子树起来的。你读《论语》，一定要排除很多外在的干扰。过去，哲学系讲《论语》，全是宋学那一套。我毫不客气地说，道统完全是伪造。《论语》可以告诉你这一点。

再比如“仁”，大家都认为，这是《论语》里最高的德行，其实在孔子论人的品级里，它还不是最高的，圣人才是最高的。什么叫圣人？生而知之，手里有权力，贵族。孔子的政治理想有不同的层次，他最高的理想是“圣”。

再比如“恕”，很多人认为，“恕”就是宽恕，不对。我说“恕”是“仁”的另一种表达，即“如心”，将心比心，拿自己当人，也拿别人当人。

另外，我还梳理了孔门弟子的关系。我把《论语》里提到的156个人按照孔子弟子、非弟子分开，七十子中，我又找出35个《论语》里记录过的，对他们的年代关系甚至名字关系都作了考证，通过排比，发掘性格，突出他们之间的各种矛盾。

南方周末：您梳理这些弟子的关系，是想证明“孔圣人”是这些人搞出来的？

李零：是的。但这只是《论语》的一个问题。我过去读《论语》，觉得淡流寡水、颠三倒四，就是因为没有理出头绪，而《论语》最重要的特点

就是人多，它有 156 个人，比梁山好汉还多。它跟《老子》不一样，《老子》翻开之后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根本就没人；《孙子》是一言堂，除了“孙子曰”，没有其他人说话，提到的人也只有四个——两个恐怖分子：曹刿、专诸；两个大特务：伊尹、吕牙。《论语》是对话体，如果你连谁和谁在说话都弄不清楚，话题是什么你也不知道，那你没法理解这本书。

在《论语》提到的 29 个学生里，我又重点梳理了 13 个学生——所谓“孔门十哲”和三个晚期学生。孔子死后，有七大弟子：子贡、宰予、有若、曾子、子游、子夏、子张。

我为什么说道统是假的？很简单。宋以来，人们说，曾子传子思，子思传孟子，只有子思、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。可是我们读《论语》，你会发现，里面有 29 个学生，核心弟子也有 13 个，你把这么丰富的思想场景归纳为一个弟子，全由曾子一人代表，这无疑是错误的。

道统里的三大弟子（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），只有曾子一人是孔门七十子（孔子在世时收徒 3000，其中核心弟子有 72 个或 77 个，被称为“孔门七十子”）之一。孔子死的时候子思才 4 岁，除非他特别早慧，跟于丹自个儿说的一样，否则孔子 70 岁怎么会收一个 4 岁的学生？孟子更是连孔子的面都没见过。

读《论语》和其他史料，你会发现，孔子死的时候，子贡是掌门弟子，其次是宰予。这俩都能说会道，没法跟德行科（孔子所传授的学问分为四科——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）的学生比。但当时，德行科的都死光光，想学都没法学。比如颜回，除了不顶撞老师，能挨饿，安贫乐道，没什么事迹可学，光听老师夸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。

德行科的学生，是孔子最喜欢的，但后世光大师门，却是靠其他科的学生。孔子死后，子贡和宰予是大师兄，子游、子夏、子张、有若、曾子是小师弟，子贡和宰予想立长得特别像孔子的有若为老师的接班人。这样一来，曾子非常生气，他说你也配。但他生气也没用，在立老师为圣人的众弟子中，他辈分低，少数派，最孤立。

南方周末：曾子后来是怎么把局面给扳过来的？

李零：曾子也没把局面扳过来，是宋儒给扳过来的。所以我说道统是伪造。

南方周末：基督教有马丁·路德这样的大阐释家，《论语》能不能从头搞一下，看看各个时代，哪些阐释家赋予了新意？

李零：你是说新儒家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新儒家的话简直是昏话。我是觉得，任何一种文明，肯定都有利有弊，今天，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，大家特别怀古。怀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跟今天或刚刚过去的今天拧着来。比如解放后，小教不许信，只许信大教；现在反过来，都念宗教的好，说宗教是安定人心的。其实历朝历代都禁旁门左道和淫祀，战国秦汉就如此，不是现在才有。清朝就说，广东、福建多淫祀，还有唐人街的那些玩意儿，其实都是中国文化里最低级的东西。西化把高级的东西都给化了，剩下的很多是最低级的东西。结果中国人把这些当宝贝，简直太可笑。

我们老家，过去全村都信孔子道，除了我们家。是不是我们村有了孔子道就搞好了，我就不信这个。

当然大家要立的不是小教，而是大教，足以跟伊斯兰教、基督教三足鼎立的大教。可问题是，武力传教是西方文化中最糟糕的传统。你说弘扬传统，学的全是这类玩意儿。普世性的宗教，其实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，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有同样的功效。这类传统，是好还是坏？大家要想一想。

近代，我们挨了他们打，人家有普世性的宗教，我们没有，急了，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学。现代西方，政教分离，宗教多元化，我们早就如此。西方大学，文化素质最高，不信教的人最多。我们中国，传统的知识分子，也是早就如此，他们最少讲“怪力乱神”，我觉得挺好。过去讲“怪力乱神”的，主要是民间的愚夫愚妇，大家都折腾回去，当愚夫愚妇，中国就搞好了？

我并不是诋毁中国文化，我认为中国文化非常伟大。但全盘西化后，祖宗留下来的最大遗产，不是别的，就是我们自己。你不要问西方文化是你的主体，还是中国文化是你的主体，这个主体就是你自己！中国文化，我可以接纳，西方文化，我也可以接纳。就像我们既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西餐，哪个为主，哪个为辅，不重要，你非得争出个“中餐是体，西餐为用”来，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吗？

一个文化的好坏是靠文化本身的感召力。在这点上，我们比不上我们的祖宗。我们的祖宗，至少是讲“远人来服”，而不是靠拼命推销。以前我们只取经，不传教，现在倒想传教了。

南方周末：可能我没有说清楚，我不是拿新儒家去比附其他文化的